

# 露茜·蒙哥马利

## 《安》系列小说写作技巧探讨

朱小坚

加拿大著名小说家露茜·蒙哥马利的作品享誉世界,被公认为儿童文学的不朽遗产。她的代表作——“安”系列小说已经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许多国家流传。然而在中国,她的名字和她笔下的主人公“安”的名字却还鲜为人知。

露茜·蒙哥马利 1874 年生于加拿大的普林斯爱德华岛。由于母亲的去世,她 21 个月时就被接到祖父母家,由他们抚养成成人。尽管当时在加拿大,妇女很少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露茜·蒙哥马利却有幸上了大学。在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回到家乡教书,与她的祖母住在一起。“安”系列小说就是以她的生活经历和她周围的农民和渔夫为原型写成的。这些故事很快就传播到世界各地。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称这些故事是“迄今为止对儿童生活最美好的创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安的故事得到了许多国家各个年龄段的人们的青睐。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伴随着安的故事一起成长。

蒙哥马利所写的安的故事并不是什么超人的传说,书中描写的只是一个名叫安的孤女的生活经历。由于某种误会,她被两位老人收养,最终成长为一个教师和作家。历史上的作家经常通过孤儿的经历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感受和道德观。最典型的例子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在这类故事中的主人公往往备受磨难,苦苦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但这些人物仅仅是被塑造来表明作者的是非观。而在蒙哥马利的小说中,对孤儿的悲惨遭遇的描绘却很淡白,仅在一段倒叙中出现,且着墨不多。安的故事的写作手法完全不同于《雾都孤儿》。故事以孤女安来到一个近似天堂的地方开始,而以她的行为如何使这个地方变得更加完美为主线。与狄更斯不同的是,蒙哥马利并没有运用强烈的对比来描述丑与美,善与恶。她的小说既非悲剧亦非喜剧,既没有扣人心弦抑或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没有什么超级英雄来“拯救世界”。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她的作品享誉世界呢?第一,依靠对主题的深度发掘;第二,得益于精练的语言技巧。

富有阅读经验的读者在读蒙哥马利的系列小说

时,可以越过孤儿这一耳熟能详的主题而着重去体味书中隐喻的细微而又复杂的人生哲理。她赋予这个永恒主题丰富而深邃的内涵,用以启迪读者的思考和想象力,让读者能批判地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判断力、信仰和处世观。她的作品不仅吸引了孩子们,还让成年人也津津乐道,因为在这看似寻常易懂的故事里蕴藏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她运用自己的审美观和艺术想象力,从多方面探讨人类社会和个人行为的诸多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提醒读者去关注经常被他们忽略或认为不屑一顾的事物。她着眼于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琐碎的生活小事,向人们展示它们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蒙哥马利写第一本书《ANNE OF GREEN GABLES》时,为了深化主题,她选择了她的故事做为背景,以增强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感。例如,她的家乡小岛上的美丽景色经常被叠印在书中,用以作为创造气氛的一种手法。书中绝大部分的景色描写都与故事情节有着紧密的关联,它们和主题交织在一起烘托“真、善、美”这个永恒的理想。有时这些景色描写还会象歌曲中的副歌一样反复出现,力求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在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范围之内。美国学者詹姆斯·皮克宁(James Pickling)在他的文学教科书中写道:“景色在书中描写得越多,它们对整部作品的作用就更大。”加之作者用于描述景色的精练的语言,犹如在读者的面前展开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这些画面则规定了所发生的事件的基础。蒙哥马利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感觉”到而不仅仅是“观看”到这些景色。通过含蓄的、注重情感的启发性的描述,激发起读者的想象力和感悟力,以此让读者摆脱千篇一律的孤儿小说的俗套,从而得到美的享受。

场景在小说中还起到了一种限定作用,它们围绕主题出现,把人物限定在某个范围内,使他们的特点更加突出。换句话说,作者让这些人物出现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环境中,让他们完成某一特定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中有许多是心理活动,这同样是为深化主题服务的。蒙哥马利对景物的强

调,限定了主人公在不同的场景中的不同言行或心理活动。作者叙述故事的技巧,在于她把角色心理活动巧妙地融合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她最出色的写作技巧是她能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影响和感染读者,甚至去“感染”她正在创作的人物。她着重描写女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围绕在她身边所发生的事件。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曾经说过,作家必须能“再现视觉效果”。主人公要向读者展现一个“充满活力的内心世界”,即使是很普遍的,也可使这个人物栩栩如生。人物鲜活了,主题才能相得益彰。

从下面一段选自《ANNE OF GREEN GABLES》里的对话,可以窥见蒙哥马利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描写。从教堂回到家后,安告诉玛丽拉在教堂里她根本就没有听牧师那没完没了的布道,而是在想象外面那五彩缤纷的世界。玛丽拉指责他不该在牧师布道时开小差,安地反驳道:

“他(指牧师)并不是在对我说话,他是在和上帝说话。况且,他自己似乎也对此不感兴趣。我想他大概是认为上帝毕竟离他太远了,听不见他说的话。”

玛丽拉觉得挺矛盾的。按她的脾气,她本该严厉地教训安一通。但她的心理却不得不认可安所说的话大部分是事实,特别是有关牧师的布道和贝尔先生的祷告。多年来她的心里也有这样的看法,只不过从来没有表露出来而已。而现在这些难以启口的秘密,这些苛求他人的想法,突然变得那么明显,呼之欲出。”

现代文学分析家将这种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称作“心理现实主义”。这显示出作者身上新旧思想的双重性。现实主义的一面反映了蒙哥马利与旧传统的联系,而心理探索则体现在她对主题和故事形式的深化方面。就象与她同时代的作者亨利·詹姆斯一样,蒙哥马利的作品既富有传统性又有对主题的探新精神,结合了19世纪的传统现实主义和20世纪的现代潮流,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一点迄今仍对现代文学有一定的影响。

除了在深化主题方面的独具匠心外,作者笔下优美的语言也为她的作品增色不少。书中的语言既不深奥令儿童费解,也不会简单到让成人觉得索然无味。不同水平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她的作品,体味她所表达的感情。语言也是使她的书受到欢迎的因素之一。现实生活创造了词语,而世人所创造的语言又再造了现实。至少蒙哥马利是这么认为的。在书中安说道她曾读过这样一个句子:“玫瑰花

即便改了名字照样芳香。”可安就是无法使自己相信假如把玫瑰称为蓟或臭菘,花儿还会那么惹人喜爱。类似这样的语言在书中比比皆是,请看:

“光滑的地板一尘不染,但由于多年的撮洗,木板表面已被磨去,里头奇形怪状的疙瘩尽突出来,向外张望……。天花板的一个角落里有个方形大洞,黑咕隆咚的,在烛光下看似一个幽灵一般,令人毛骨悚然。你会联想起,假如你表现不好,也许有什么东西就会从那洞里钻出来。”

从这些句子中,读者一眼就能看出主宰这房子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小主人公——安将面对什么样的境遇。

蒙哥马利生活在一个清教徒伦理观继续影响加拿大生活的年代。在这种道德标准里,小孩是不允许与大人平起平坐的,也不能擅自说话,他们的感情更是无足轻重的。蒙哥马利的祖父母是那类不苟言笑、一成不变的虔诚教徒,看待事物总是带着挑剔的眼光。而小蒙哥马利则大逆其道。她自小就活泼好动,充满想象力,思想自由奔放。在祖父母身边虽然衣食不愁,但她却从来未能得到任何情感上或是心理上的滋润。这种情感饥饿感使她逐步变得内向,最终将自己关闭在自己的想象王国中以逃避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她塑造的“安”之所以大获成功,就是因为这个人物是她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那是她理想中的生活在温柔友爱环境中的人物。因而,她倾注了她的全部写作能力和想象力,特别是娴熟驾驭语言的超凡能力来塑造主人公和她心中的乌托邦世界。

蒙哥马利笔下的安具有独特的品质。这些品质似乎足以克服所有的艰难险阻。小说中写道,安的新家使她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家的感觉,她甚至还有自己单独的房间。然而,她很快就发现这在形式上的家里,并没有她所向往的家庭气氛。房屋的主人是两个上了年纪的单身兄妹,家庭生活压抑沉闷,毫无生气。小主人公感受不到任何爱意,却要学会遵守各种严格的规定。蒙哥马利用一种诙谐风趣的语言技巧,将她自己积极向上的精神融进小主人公的言行之中,让读者感受到安的优秀品质在这样一种环境反衬下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她能神奇地将坏人变好,让庸俗的人变得讨人喜欢,就连守财奴也开始向别人馈赠物品。

“安刚到村里的时候,那里的妇女们都是尽职尽责地保持着屋子的整洁,草坪里杂草不生。要管教她们的孩子不让他们和她们所认为的坏孩子玩,还要关

注她们的丈夫和邻居们是否循规蹈矩。安的单纯直率改变了人们对社区生活的虚伪的陈腐观点。她的话语如同社论一般给大人们带来新的处世观,给他们带来欢笑。她教会人们去感受生活的乐趣,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向所爱的人传递爱的信息。使他们不仅丰富了生活经历,还增加了他们对责任感的宏观看法。”

安的另一大天才是她让他们重回过去,重拾他们年轻时代感受到的快乐。

“那人睡了60多年,现在醒过来了。”拉舍儿·林德这样评论安的养父。

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

蒙哥马利通过安来表达她的乌托邦之梦。正是因为作者自己不愉快的生活经历,她用她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来排解心中的愤懑,用她那犀利的笔锋塑造各种人物。通过这些人物的行为,作者向那些不尊重个人才能和想象力的人们传递一种新的生命力,唤醒他们那沉睡的情感。蒙哥马利用了大量笔墨来描述人物的意识,旨在表达她对美好生活的幻想。在创作过程中,她遨游在人物的内心世界中,用一种特有的方式生动地展示反映在主人公的想象力中的心理活动。孩子们生来富于幻想,他们的行为都是出于本能而非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的想象力和对事物的感知是一种初级意识的流露,纯洁而自然。反之,成人的思想行为则常被他们对事物的认识所左右。作者通过一个小孩子的眼睛,重新向世人介绍这个世界和小主人公对事物清新的感知认识,使读者们能从这些他们十分熟悉的事物中,重回孩提时代。作者的语言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纯真并充满童趣。如安评说道:

“所有的早晨都很有趣。因为你不知道一天内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尽情地去想象。……”

与安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大相径庭的是,玛丽拉并不觉得每个早晨都有什么区别。早晨就是早晨,就是每天该起床做事的时间,哪来的什么激情和想象。安对此感到大惑不解。

“难道你就没有过任何超现实的想法?”安睁大了双眼问。

“没有。”玛丽拉毫不犹豫地回答。

“哦?”安长吸了一口气。“玛丽拉,你失去了多少东西啊!”

蒙哥马利有一种独特的语言能力,能准确地捕捉和刻画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前面提到过的关于对牧师的看法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书中还有一处,写的是玛丽拉带着安去向林德夫人道歉。

“走出家门时,前者昂首挺胸,一副胜利姿态(因她终于使安就范,跟她前去道歉。译者注);后者耷拉着脑袋,一脸的沮丧。然而走到一半时,安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沉浸在一种想入非非的状态之中。她昂起头,脚步轻快地向前走着,眼睛虽然盯住落日,却掩盖不住她尽力想压抑住的快乐情绪。”

读者可以想象得到,这一路上主人公发生了多少心理活动。作者常用这类对脸部表情、意识流、情感、知觉和联想的描写来记录人物内心涌动的潜意识。而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读者的思想会随着安的这些感觉“插上想象的翅膀,飘到遥远的云端”,分享她那充满睿智、充满情感却又饱受道德观约束的复杂心理,从而去发现自己那深藏的而且通常是逆向的潜意识。安的各种奇想而为蒙哥马利向往的理想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托。

另一个值得读者注意欣赏的是蒙哥马利在主人公身上所运用的“意识中心”或称为“视觉效果”的写作手法。她通常选用两代人之间或个人自由与社会约束之间的冲突来展开故事。但她不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因为用第一人称叙事会使故事显得松散、笼统,游离中心,疏远读者与故事情节的距离。因此她有意强化对主人公的视觉和知识面的刻划,以便让读者了解他们的所见所闻,以及对此所做的解释与推理。“视觉角度”突出了某个活动,使读者能更加注重对该活动的细节描写。采用这种方法的目的通过对事物的描写来限定叙事范围。最重要的是这是与读者交流她的道德观念的一种独特又有效的方式。这种语言表达技巧用来表现主人公通过自己的视觉心像所认识到、领悟到的东西。同时又可显示出这种领悟力有多深刻,多清晰。

从一个方面来说,安的故事涉及的是一个孩子对家、对爱、对友谊和认可的基本渴望。但蒙哥马利藉此表达了她对妇女未来的理想。这种理想包括对光明前途的渴望,对高品位生活的追求,争取与男人一样的社会地位,及通过自身的奋斗去实现个人理想。另一方面,故事对于成年人和儿童之间在思想、行为之间的差别如何沟通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安的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描述,读者可以看到她那很有理性的意识形态。再加上她那娴熟的笔触,入微的观察,调侃的讽刺和些许传统的罗曼蒂克调味品,使故事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她的小说为各年龄段的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学享受,但却又不属于那类单纯供消遣、看完就扔的通俗小说。这也许就是为何人们把它们作

为生活教科书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原因吧。

#### 参考文献:

- 1、L. M. MONTGOMERY: ANNE OF GREEN GABLES
- 2、L. M. MONTGOMERY: ANNE OF AVONLEA
- 3、L. M. MONTGOMERY: ANNE OF THE ISLAND
- 4、L. M. MONTGOMERY: ANNE'S HOUSE OF DREAMS
- 5、JAMES PICKERING: LITERATURE
- 6、T. D. MACLULICH: L. M. MONTGOMERY'S PORTRAITS OF THE
- 7、ARTIST: REALISM, IDEALISM, AND THE DOMESTIC IMAGINATION
- 8、MARILYN SOLT: THE USES OF SETTING IN "ANNE OF GREEN GABLES"
- 9、TEMMA EBERG: "ANNE OF GREEN GABLES" A GIRL'S READING

10、MARY RUBIO: "ANNE OF GREEN GABLES" THE ARCHITECT OF ADOLESCENCE

11、邹红:《“家”的梦魇—曹禺戏剧创作的心理分析》,《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12、张德林:《作家的内心视像与艺术创造》,《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

13、黄希云:《小说人称的叙述功能》,《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

14、张勤,熊荣斌:《浮想至绝顶—〈乞力马扎罗的雪〉的意识流叙述风格评析》,《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15、陆星儿:《心灵与文学的相伴相辅》,《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16、范智红:《平凡生活的复现及其叙事功能—四十年代小说艺术论》,《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作者单位:闽江职业大学外语系

责任编辑:汪敬钦